

处罚应对雾霾不力者要动真格

余宗明

今日论语

暂别几日后, 雾霾再袭京津冀等地。针对多地再陷“霾伏”的情况, 环保部部长陈吉宁日前表示, 对应急预案启动不及时、应对工作不力的单位和个人, 要严肃追究责任。

雾霾频发, 已引发公众“霾怨”四起。在此背景下, 环保部明确对应急应对不力者追责, 不乏现实指向性: 所谓因时而变、随事而制, 针对灾害性天气启动应急措施, 也是“防灾”题中应有之义——尽管这难以根除污染过程, 可它能拉低污染峰值, 也是将公众健康权在政策考量中“置顶”的必要保障举措。如今很多地方都建立了空气重污染应急响应机制, 要让其贴地而行,

就需问责托底, 以避免这些措施像雾霾一般在高空状态。

也正是在强调应急应对的背景下, 北京首发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, 于今晨7时起启动最高预警等级; 京津冀区域环境执法联动机制也首次启动; 环保部则派出工作组进驻多地, 重点督查应急应对措施落实情况, 并建立每天与相关部门、京津冀等地环保部门会商制度。

乍看起来, 这些做法有些“大动干戈”, 可从上个月遇重霾围城的沈阳应急预案失灵的情况看, 无论是明确追责, 还是强力督查, 都是有的放矢。毕竟, 沈阳的“应急急笔”并非孤例, 环保部前不久就通报相关督查结果, 称发现京津冀豫四省市重点城市部分应急

措施未完全落到实处。采取严厉溯责措施, 能倒逼各地在系统性治霾的“应急”板块上下足功夫, 在特殊时刻激起治理紧迫感。

霾来不是一日之“果”, 驱霾也终需久久为功, 而非仅靠临时性应急。所以追责应对雾霾不力者, 不应只是“霾祸”将至时的应景之举, 随着霾散而散, 而应在对具体指涉情形的细化中, 将其演变为常态化的制度设计。比如, 针对预案启动迟缓、预警等级跟污染程度不匹配、预警排污措施未落实等具体情况, 确立对应的责任定性与分量。

应该说, 应急是治霾的“紧急形态”, 而要永久性跳出“霾祸困扰”, 还需持久战, 对此公众亦应有耐心。而目前, 新环保法对总量控

制、许可证等制度的确立, 新大气污染防治法对大气质量管理考核等办法的明确, 还有治污目标责任书的约束和治理不力约谈制的震慑, 也使许多地方在控污减排上动了真格, 取得了切实成效。

但“呼吸保卫战”既要靠平时做好防控基本功, 也要切忌在应急层面掉链子。毕竟, 常态化治理在防霾上的效果, 时间久了才看得出; 雾霾天的应急, 则更直接显性地关系民众呼吸。

说到底, 治霾需要地方在平时和“霾来时”两种状态下都做好准备, 而刚性追责, 则是保障治霾“如椽之笔”道劲有力的支点。当追责应对雾霾不力者成为惯常做法, 雾霾应急措施才不至于在“不急”或“急而失措”中沦为好景虚设。

新民随笔

硅谷“天王嫂”

卫蔚

最近, “天王嫂”很红。上月, 电商界“天王嫂”奶茶妹妹一条为夫推销的微博引发口水仗; 上周, 娱乐圈新科“天王嫂”MAKO又因郭富城的秀恩爱微博引发“网红上位”的大揭底。可是, 也许没多少人在意另一位“天王嫂”做出的一件影响更加深远的决定。

在科技界, 尽管新人迭出, 但谁也无法质疑“脸书”总裁扎克伯格的“天王”地位, 而他的太太、刚刚诞下一女的普莉希拉·陈, 可说是当之无愧的硅谷“天王嫂”。在媒体纷纷议论小扎为女一掷千金、裸捐450亿美元身家用于儿童医疗与教育研究时, 却很少谈及她的作用。

30岁的她一点都不符合富豪太太天天晒钻戒秀名牌的形象, 哪怕唯一一次在媒体上公开露面接受NBC电视台采访, 也只是淡妆上阵。就是这么一个低调到很难引人注意的难民后代, 却是扎克伯格很多重要决定背后的推手。

2006年, 雅虎提出出资10亿美元收购“脸书”, 那是扎克伯格最彷徨的时期。他与普莉希拉长谈了一次, 在一夜暴富、享受人生与坚持目标和信仰之间, 她说服扎克伯格, 拒绝了10亿美元的诱惑, 最终成就了50亿美元的“脸书”帝国。

“书呆子”扎克伯格之所以致力于儿童医疗和教育, 也是因为这位哈佛大学毕业却又花了7年时间当一名儿科医生的妻子。2012年, “脸书”上增加器官捐赠的功能, 这个决定就是因为普莉希拉。当时普莉希拉在旧金山实习, 看着很多孩子的病越来越重却无计可施。有天突然有人捐献器官, 扎克伯格回忆, “她回家时整个脸都散发着光彩”, 于是“脸书”上就多了这么一个按键。

尽管普莉希拉谦逊地将种种慈善之举归纳为两个人的决定, 但比尔·盖茨却直接爆料: “他(扎克伯格)的未婚妻普莉希拉对教育很关注, 所以他2010年捐了1亿美元给特拉华州纽瓦克(的一所学校)。”毫无疑问, 这次裸捐, 也少不了普莉希拉的推波助澜。

找到优秀的另一半, 一直是众多女性的梦想, 但如何维持彼此的吸引而不被当成一双“不舒服的鞋”? 不妨学学普莉希拉这位“天王嫂”: 不为外貌或出身而遗憾, 坚持独立思考。更重要的是, 对伴侣有正能量的影响和无私的支持, 做他身边而不是身后的女人。

公车改革如何因地制宜

权威声音

竟不同地区、不同领域、不同人群都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。

公车改革, 只是一个小小剖面。几乎所有具体改革, 都需要“发挥顶层设计对基层实践的引领、规划、指导作用, 鼓励各地从实际出发进行探索, 因地制宜”。今天的深

水区改革, 将不可避免触及深层次的社会关系和利益调整。这就需要各个地方、各级干部, 既要大胆下水、勇于破题, 也要识得水性和积极创新, 如此, 才能让深水区改革一步步推进, 抵达彼岸。(李洪兴 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)

按照要求, 今年年底地方党政机关要基本完成公车改革。近日, 国内首个公车改革推进指数发布, 杭州、上海、宁波名列前茅。这也给人们提供了观察地方公车改革的一个窗口, 启发着人们思考: 如何借鉴那些行驶在前列的地方的好经验?

以杭州为例, 为避免车改补贴变成福利, 把补贴打入市民卡中, 只能专款专用。公车服务运作牵手市场、面向社会, 既防止公车维护费用过高, 又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公车私用。让那些车改探索走在前列的地方“晒晒”做法, 有利于推动其他地方, 学习他们的改革精神, 借鉴他们的创新举措。

当然, 再好的改革创新也不能照搬照抄, 而要因地制宜。像把补贴打入市民卡中的做法, 在公共服务系统不成熟的欠发达地区恐难生效; 即使想实现公务用车社会化, 如果没有相对成熟的租车行业, 这种改革方案也不必强推。

“明者因时而变, 知者随事而制。”改革方向和目标固然一致, 但改革的现实情况千差万别, 改革任务落到各地也应该在“取人之长、补己之短”的基础上做到合乎常情、符合地情、尊重规律, 毕



劫“流”

让手机流量跑得快成了不少APP的通病, 每天都有大量流量在用户不知情下被消耗。有数据显示, 国人一年为此多付出近400亿元。

徐骏画

自由谭

郝卫平是谁? 他是国家能源局核电司司长, 是该局窝案中的一个成员, 受贿总额超过千万元。值得注意的是其受贿方式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: “山西煤老板真吓人, 用麻袋装钱来送。”用麻袋装钱送来多少? 他自己没有交代, 据检方掌握的材料, 河南周口某电厂负责人为批一个二期项目, 用纸盒装了80万元, 当天开车进京。在国家发改委东边路口, 此人将纸盒放在郝卫平车的后备箱。煤老板敢送, 郝卫平敢收, 胆大妄为, 别出心裁。不过他们的下场都不很美妙。

煤老板给郝卫平送钱, 说穿了, 是给他送死, 是给他烧钱。煤老板和郝卫平进行的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赤

从郝卫平想到鬪子文

吴兴人

裸裸的权钱交易: 我给你送钱, 你给我批项目。权钱交易的结果是两败俱伤。郝卫平现在明白过来了, 主动交代了公安机关没有掌握的700多万元受贿金额, 并牵出国家能源局副局长许永盛, 但为时已晚。写到这里, 我想到了另一个人物鬪子文。

鬪子文, 这个名字好怪, 是何许人也?

鬪子文是春秋时期的楚国一位大夫。鬪姓为楚国四大公族鬪、成、屈、蔣之首。鬪氏世代为官。不过鬪子文以廉洁奉公称道于世。鬪是“斗”字的繁体字。鬪子文并不好斗, 但自奉甚严。他对楚成王付给

他的厚禄十分不安, 在领俸禄的那天, 必找个借口离开。《国语》中有这样一段文字: “成王每出子文之禄, 必逃, 王止而后复。人谓子文曰: ‘人生求富而子逃之, 何也?’ 子文曰: ‘夫从政者, 以庇民也。民多旷者, 而我取富焉, 死无日矣。我逃死, 非逃富也。’”鬪子文的意思是说, 对一名从政的官员来说, 应以庇护老百姓利益为己任, 而不妄取厚禄和不义之财。现在, 许多百姓不得温饱, 我假如妄取不义之财, 那就离死日不远了。他不取楚成王的厚禄, 并不是逃富, 而是“逃死”。《国语》并没有记载楚成王给他

多少厚禄。其实, 鬪子文做官食禄, 并不为过, 但是, 他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: 他眼看当时穷苦的百姓太多, 估计楚成王付给他的俸禄太高, 他不接受“高薪养廉”的观点, 反而认为利用他人之财而妄取不当之财, “死无日矣”。“我逃死, 非逃富”, 说明鬪子文不是害怕富裕, 而是担心妄取厚禄和多取不义之财, 会带来杀身之祸。就这一点而论, 鬪子文要比现在许多大贪、小贪要高明得多。他在2000多年前, 就懂得当官应以庇护老百姓为己任, 而不妄取厚禄和不义之财。这是难能可贵的。

郝卫平当了一个司长, 官不及鬪子文大, 却反鬪子文其道而行之, 暗收大笔不当之财, 而且贪得无厌, 当了官而迷财, 死就找上门来了。他现在走进了自己最不愿去的地方。

新民新语

棉纺工人

孙佳音

两周前第五十二届金马奖华丽谢幕。最受关注的大概是拿了最佳男演员奖的导演冯小刚, 连我也眼巴巴等着他领衔主演的新片上映。不过, 我今天想说说另一个导演, 周浩。因为他的作品蝉联了这两届金马奖的最佳纪录片奖。

周浩的新作《大同》讲了大不同的“中国市长”耿彦波, 刚刚获奖电视台还来不及播放。不过他去年的获奖作品《棉花》我非常偶尔地, 在纪实频道看过。并不全记得清楚细节, 但大体记得: 棉价走低, 棉农们纷纷抱怨; 国企改制之后, 年轻女工不堪酷暑劳累流汗辞职, 女领班苦劝无效, 焦头烂额; 服装厂里, 女工们边缝边絮叨, 感叹多年在外连自己孩子的性格都不了解; 广交会上, 老外一要货就是一千件, 小工厂工人只得连夜加班……从棉花的种植、采摘、纺织、成衣, 一直到销售出口, 这条遍布中国、纵横上万公里产业链背后, 是中国制造、中国农民和工人的真实模样。

当时就真的很想为这个导演叫好。尤其是那种并不刻意的镜头。尤其记得, 来自河南甘肃四川陕西的妇女们操着各地方言, 在新疆广袤无垠的棉花地里一天几次地机械采摘, 她们一次次弯腰一次次埋头。最勤劳最能干每天能够赚到80块钱, 片子里说一个妇女三个月的劳作, 够回家后一家老小吃用一年。

印象最深的是, 她们从河南滑县出发, 足足坐了56个小时的绿皮火车。在“拥挤”已经不足以形容的火车上, 有人窝在行李架上, 有人侧睡在座椅下, 大多数人换着姿势站着。但在这样逼仄的车厢里, 还有人唱起了豫剧《谁说女子不如男》。那一刻, 与其说我是感动, 不如说是难过。

想起来, 妈妈插队落户回上海后也曾任棉纺厂上过班, 三班倒很是辛苦。所幸, 她早早地离开了这个行业, 否则怕是会被时代裹进下岗再就业的浪潮。

不幸的是, 她的女儿和她的同行们, 这一两年, 对于新媒体冲击下的报纸, 也多少有一点上世纪九十年代“纺织女工”的微妙感觉。如果, 报纸记者也掌握了新技术, 是不是还赶得上这个时代呢?